

碧玉血釵

下

金庸



朗聲圖書

廣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金庸作品集 4

碧

血

劍

下

金庸 著



NLIC29708414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剑/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1. 11 (2012. 06 重印)
ISBN 978-7-5462-0617-2

I. ①碧… II. ①金…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103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78号



本书版权由查良镛(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07558602378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录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365
第十三回	挥椎师傅浪	
	毁炮挫哥舒	395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	421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	
	矫矫舞金蛇	445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	
	铁手拂晓风	473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	501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入名都	531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	561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599
袁崇焕评传		629
后 记		733



青青剑招变幻，突然之间，使的尽是虚招。西洋剑术中虽然也有佯攻诱击之法，但决没有如这般数十下尽是虚招的。那葡萄牙军官心中暗笑：“果然是女孩儿家，只会玩玩花巧。”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袁承志和青青、哑巴、洪胜海三人押着铁箱首途赴京。程青竹与沙天广豪兴勃发，要随盟主到京师去逛逛。袁承志见多有两个得力帮手随行，自是欣然同意。又见洪胜海一路忠心耿耿，再无反叛之意，便给他治好了身上伤势，洪胜海更是感激。

一行六人扬鞭驰马，在一望无际的山东平原上北行。这一带都是沙天广的属下，进入北直隶后是青竹帮的地界，自有沿途各地头目隆重迎送。青青见意中人如此得人推崇，心中得意非凡，本来爱闹闹小脾气的，这时也大为收敛了。

这天来到河间府，当地青竹帮的头目大张筵席，为盟主庆贺，作陪的都是河间府武林有名之士。酒过三巡，众人纵谈江湖轶闻，武林掌故。

忽有一人向程青竹道：“程帮主，再过四天，就是孟伯飞孟老爷子的六十大寿，你不去了吧？”程青竹道：“我要随盟主上京，祝寿是不能去了。我是礼到人不到，已备了一份礼，叫人送去保定府。”沙天广也道：“兄弟的礼也早已送去。孟老爷子知道我们不到，必是身有要事，决不能见怪。”袁承志心中一动：“这盖孟尝在北五省大大有名，既是他寿辰在即，何不乘机结交一番？”说道：“孟老爷子兄弟是久仰了，原来日内就是他老人家六十大庆，兄弟想前去祝贺，各位以为怎样？”众人鼓掌叫好，都说：“盟主

给他这么大的面子，孟老爷子一定乐极。”

次日众人改道西行，这天来到高阳，离保定府已不过一日路程。众人到大街上悦来客店投宿，安顿好铁箱行李，到大堂里饮酒用饭。

只见东面桌边坐着个胖大头陀，头上一个铜箍，箍住了长发，相貌甚是威猛，桌上已放了七八把空酒壶。店小二送酒到来，他揭开酒壶盖，将酒倒在一只大碗里，骨都骨都一口气喝干，双手左上右落，抓起盘中牛肉，片刻间吃得干干净净，一叠连声大嚷：“添酒添肉，快快！”这时几个店小二正忙着招呼袁承志等人，不及理会。那头陀大怒，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酒壶、杯盘都跳了起来，连他邻桌客人的酒杯都震翻了，洒水流了一桌。

那客人“啊哟”一声，跳了起来，却是个身材瘦小的汉子，上唇留了两撇鼠须，眸子一翻，精光逼人，叫道：“大师父，你要喝酒，别人也要喝啊。”那头陀正没好气，又是重重一掌拍在桌上，猛喝：“我自叫店小二，干你屁事？”那汉子道：“从来没见过这般凶狠的出家人。”那头陀喝道：“今日叫你见见。”

青青瞧得不服气，对袁承志道：“我去管管。”袁承志道：“等着瞧，别看那汉子矮小，只怕也不是个好惹的。”青青正想瞧两人打架，不料那汉子好似怕了头陀的威势，说道：“好，好，算我错，成不成？”头陀见他认错，正好店小二又送上酒来，也就不再理会，自行喝酒。那汉子走了开去，过了一会，才又回来。袁承志等见没热闹好瞧，自顾饮酒吃饭。突然一阵风过去，一股臭气扑鼻而来，青青摸出手帕掩住鼻子。袁承志一转头，只见头陀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把便壶，那头陀竟未察觉，这一下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向青青使个眼色，嘴角向头陀一努。青青一见之下，笑得弯下腰来。

大堂中许多吃饭的人还未发觉，都说：“好臭，好臭！”那瘦小汉子却高声叫道：“香啊，香啊！”青青悄声叫道：“这定是那汉子拿来的了。他手脚好快，不知他怎么放的。”

这时头陀也觉臭气触鼻，伸手去拿酒壶，提在手里一看不对，赫然是把便壶，而且沉甸甸的，显然装满了尿，不由得怒不可遏，反手一掌，把身旁的店小二打得跌出丈余，翻了一个筋斗。只听那瘦小汉子还在大赞：“好酒，好酒！香啊，香啊。”才知是他作怪，劈脸将便壶向他掷去。那汉子早有提防，他身法滑溜异常，矮身便从桌底钻了过去，已躲在头陀身后。那便壶在桌上碰得粉碎，尿水四溅。众人大呼小叫，纷纷起立闪避。

那头陀怒气更盛，伸出两只大掌回身就抓。那汉子又从桌底下钻过。那头陀一腿踢翻桌子。大堂中乱成一片。众人早都退在两旁。

只见那汉子东逃西窜，头陀拳打足踢，始终碰不到他身子。过不多时，大堂中桌凳都已被两人推倒。碗筷酒壶掉了一地。那汉子拾起酒壶等物，不住向头陀掷去。头陀吼叫连天，接过回掷。两人身法快捷，居然都是一身好武功。

打到后来，大堂中已清出一块空地。那汉子不再退避，拳来还拳，足来还足，施展小巧功夫和头陀对打起来。头陀身雄力壮，使的是沧州大洪拳，拳势虎虎生风。那汉子的拳法却自成一派，时时双手两边划动，矮身蹒跚而走，模样十分古怪，偏又身法灵动。

青青笑道：“这样子真难看，那又是什么武功了？”袁承志也没见过，只觉他手脚矫捷，模样虽丑，却自成章法，尽能抵敌得住。程青竹见多识广，说道：“这叫做鸭形拳，江湖上会的人不多。”青青听了这名称更觉好笑，见那汉子身形步法果然活脱像是只鸭子。

那头陀久斗不下，焦躁起来，突然跌跌撞撞，使出一套鲁智深醉打山门拳，东歪西倒，宛然是个醉汉，有时双足一挫，在地上打一个滚，等敌人攻到，倏地跃起猛击。他又滚又翻，身上沾了不少酒饭残羹，连便壶中倒出的尿水，也有不少沾在衣上。

斗到分际，头陀忽地抢上一步，左拳一记虚招，右掌“排山倒海”，直劈敌人胸口。那瘦小汉子知道厉害，运起内力，双掌横

胸，喝一声：“好！”三张手掌已抵在一起。头陀的手掌肥大，汉子的手掌又特别瘦小，双掌抵在头陀一掌之中，恰恰正好。

两人各运全力，向前猛推。头陀左手虽然空着，但全身之力已运在右掌，左臂就如废了一般，全然无力出招。双方势均力敌，登时僵持不动，进既不能，退亦不得，均知谁先收力退缩，不免立毙于对方掌下，但如此拼斗下去，势不免内力耗竭，两败俱伤。两人均感懊悔，心想与对方本无怨仇，只不过一时忿争，如此拼了性命，实在无谓。再过一阵，两人额头都冒出黄豆般的汗珠来。

沙天广道：“程老兄，你拿叫化棒儿去拆解一下吧，再迟一会，两个都要糟糕。”程青竹道：“我一人没这本事，还是咱哥儿齐上。”沙天广道：“好，不过这两个胡闹家伙性命虽然可保，重伤终究难免。”正要上前拆解，袁承志笑道：“我来吧。”缓步走近，双手分在两人臂弯里一格。头陀与汉子的手掌倏地滑开，收势不住，噗的一声，三掌同时打在袁承志胸上。程沙两人大叫：“不好！”同时抢上相救，却见他神色自若，并未受伤。原来袁承志知道倘若用力拆解或是反推，这两人正在全力施为，一股内力逼回去反打自身，必受重伤，因此运气于胸，接了这三掌，仗着内功神妙，轻轻松松的把掌力承受了。

头陀和那汉子这时力已使尽，软绵绵的瘫痪在地。程青竹和沙天广扶起两人，命店小二进来收拾。袁承志摸出十两银子，递给掌柜的道：“打坏了的东西都归我陪。许多客人还没吃完饭，你照原样重新开过，都算在我帐上。”那掌柜的接了银子，不住称谢，叫齐伙计，收拾了打烂的东西，再开酒席。

过得一会，头陀和那汉子力气渐复，一齐过来向袁承志拜谢救命之恩。

袁承志笑道：“不必客气。请教两位高姓大名。两位如此武功，必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汉了。”那头陀道：“我法名义生，但旁人都叫我铁罗汉。”那汉子道：“在下姓胡名桂南。请教高姓大名，这两位是谁？”

袁承志尚未回答，沙天广已接口道：“原来是圣手神偷胡大哥。”胡桂南见他知道自己姓名和外号，很是喜欢，忙道：“不敢，请教兄长尊姓大名。”

程青竹把沙天广手中的扇子接过来一抖。胡桂南见扇上画着个骷髅头，模样可怖，便道：“原来是阴阳扇沙寨主，久慕寨主之名，当真幸会。”跟着又见到倚在桌边的一根青竹，他知青竹帮中的人所持青竹以竹节多少分地位高下，这枝青竹竟有十三节，那是帮中最高的首领了，就向程青竹一揖，说道：“这位是程老帮主吧？”程青竹呵呵笑道：“圣手神偷眼光厉害，果然名不虚传。两位不打不成相识。来来来，大家同干一杯。”

众人一齐就坐，胡桂南与铁罗汉各敬了一杯酒，道声：“莽撞！”铁罗汉笑道：“也不知从哪里偷了这把臭便壶来，真是古怪！”众人一齐大笑起来。

胡桂南知道程、沙二人分别是北直隶和山东江湖豪杰首领，但见二人对袁承志神态恭敬，此人刚才出手相救，内功深湛，必是非同小可之人，只是未通姓名，也不敢贸然再问。他本来生性滑稽，爱开玩笑，这时却规规矩矩的不敢放肆。

程青竹道：“两位到此有何贵干？胡老弟可是看中了什么大户，要一显身手么？”胡桂南笑道：“兄弟在程老前辈的地方不敢胡来。我是去给孟伯飞孟老爷子拜寿去的。”铁罗汉一拍桌子，叫道：“何不早说？我也是拜寿去的。早知道，就打不起来了，只不过你在孟大爷的酒筵之上，可别又端一把臭便壶出来。”众人又是一阵大笑。程青竹笑道：“那好极啦，我们也是要去给孟老爷子祝寿，明日正好结伴同行。两位跟孟老爷子是好朋友吧？”

铁罗汉道：“好朋友是高攀不上，但说来也有二十多年交情了。只是近年来我多在湖广一带，少到北方。倒有八九年不见啦。”胡桂南笑道：“那么罗汉大哥还得给我引见引见。”铁罗汉奇道：“怎么？你不识孟大爷么？那又给他去拜什么寿？”胡桂南道：“兄弟对盖孟尝孟大爷一向仰慕得紧，只是没缘拜见。这次无意中

得到了一件宝物，便想借花献佛，作为寿礼，好得会一会这位江湖闻名的豪杰。”铁罗汉道：“那就是了。别说你有寿礼，就是没有，孟大爷还不是一样接待。谁叫他外号盖孟尝呢？哈哈！”

程青竹却留了心，问道：“胡老弟，你得了什么宝物呀？给我们开开眼界成不成？”沙天广也道：“寻常物事哪会在圣手神偷的眼里？这么夸赞，那定是价值连城了。”

胡桂南很是得意，从怀里掏出一只镶珠嵌玉、手工精致的黄金盒子，说道：“这里耳目众多，请各位到兄弟房里观看吧。”众人见盒子已是价值不赀，料得内藏之物必更珍贵。

胡桂南待众人进房后，掩上房门，打开盒子，露出两只死了的白蟾蜍。这对蟾蜍通体雪白，眼珠却血也般红，模样甚是可爱，却也不见有何珍异之处。胡桂南向铁罗汉笑道：“刚才我和老兄对掌，要是一齐呜呼哀哉，那也是大难临头，无法可施了。但如只是身受重伤，我却有解救之方。”指着白蟾蜍道：“这是产在西域雪山上的朱睛冰蟾，任他多厉害的内伤、刀伤，只要当场不死，一服冰蟾，药到伤愈，真是灵丹妙药，无比神奇。要是中了剧毒，这冰蟾更有去毒之功。”

程青竹问道：“如此宝物，胡大哥却哪里得来？”胡桂南道：“上个月我在河南客店里遇到一个采药老道，病得快死了，见他可怜，帮了他几十两银子，还给他延医服药。但他年寿已到，药石无灵，终于活不了。他临死时把这对冰蟾给了我，说是报答我看顾他的情意。”铁罗汉道：“这盒子倒也好看。”胡桂南道：“那老道本来放在一只铁盒里，可是拿去送礼，岂能不装得好看一点……”沙天广笑道：“于是你妙手空空，到一家富户去取了这只金盒。”胡桂南笑道：“沙寨主料事如神，佩服，佩服！那本是开封府刘大财主的小姐装首饰用的。”众人一齐大笑。

胡桂南道：“刚才我两人险些儿携手齐赴鬼门关，拼斗之时我心中在想，我和铁罗汉大哥若得侥幸不死，我就自服一只冰蟾，再拿一只救他性命。我两人又无怨仇，何必为了一把臭便壶，搞出人

命大事？”铁罗汉笑道：“那倒生受你了。”众人又都大笑。

胡桂南道：“总而言之，这两只冰蟾，已不是我的了。”双手举起金盒，送到袁承志面前道：“不敢说是报答，只是稍表敬意。请相公赏脸收下了。”

袁承志愕然道：“那怎么可以？这是胡兄要送给孟老爷子的。”胡桂南道：“若不是相公仗义相救，兄弟非死即伤，这对冰蟾总是到不了孟老爷子手中啦。至于寿礼嘛，不是兄弟夸口，手到拿来，随处即是，用不着操心。”袁承志只是推谢。胡桂南有些不高兴了，说道：“这位相公既不肯见告姓名，又不肯受这冰蟾，难道疑心是兄弟偷来的，嫌脏不要么？”袁承志忙道：“胡兄说哪里话来？适才匆忙，未及通名。小弟姓袁名承志。”

铁罗汉和胡桂南同时“啊”的一声惊呼。胡桂南道：“原来是七省盟主袁大爷，怪不得如此好身手。袁大爷率领群雄，在锦阳关大破鞑子兵，天下无不景仰。”铁罗汉道：“我先几日听到这消息，不由得伸手大打我自己耳光。”众人愕然不解。青青道：“为什么打自己耳光？”铁罗汉道：“我恼恨自己运气不好，没能赶上打这一场大仗，连一名鞑子兵也没杀到。”众人又都被他逗得笑了起来。

袁承志道：“胡大哥既然定要见赐，兄弟却之不恭，只好受了，多谢多谢。”双手接了过去，放在怀里。胡桂南喜形于色。

袁承志回到自己房里，过了一会，捧着一株朱红的珊瑚树过来。那珊瑚树有两尺来高，遍体晶莹，难得的是无一处破损，无一粒沙石混杂在内，放在桌上，登觉满室生辉，奇丽无比。胡桂南吃了一惊，说道：“兄弟豪富之家到过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长大完美的珊瑚树。只怕只有皇宫内院，才有这般珍物。这是袁相公家传至宝吧？真令人大开眼界了。”

袁承志笑道：“这也是无意中得来的。这件东西请胡兄收着，明儿到了保定府，作为贺礼如何？”胡桂南惊道：“那太贵重了。”袁承志道：“这些赏玩之物，虽然贵重，却无用处，不比冰蟾可以救人活命。胡兄快收了吧。”胡桂南只得谢了收起。他和铁罗汉见

袁承志出手豪阔，心下都暗暗称奇。

次日傍晚到了保定府，众人先在客店歇了，第二天一早到孟府送礼贺寿。

孟伯飞见了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三人的名帖，忙亲自迎接出来。他早知袁承志年轻，还道必有过人之处，此刻相会，见他只是个黝黑少年，形貌平庸，不觉一愣，老大不悦，心想：“七省的英雄好汉怎地颠三倒四，推举这么个毛头小伙子做盟主？”但众人远道前来拜寿，自然是给自己极大面子，于是和大儿子孟铮，二儿子孟铸连声道谢，迎了进去，互道仰慕。袁承志见孟伯飞身材魁梧，须发如银，虽以六旬之年，仍是声若洪钟，步履之间更是稳健异常，想是武功深厚。两个儿子均在壮年，也都英气勃勃。

说话之间，孟伯飞对泰山大会似乎颇不以为然，程青竹谈到泰山之会，他都故作不闻，并不接口。过了一会，又有贺客到来，孟伯飞说声：“失陪！”出厅迎宾去了。青青心道：“这人号称盖孟尝，怎么对好朋友如此冷淡？原来是浪得虚名。早知他这么老气横秋的，就不来给他拜什么寿了。老家伙我还见得不够多么？”

家丁献过点心后，孟铸陪着袁承志等人到后堂去看寿礼。这时孟伯飞正和许多客人围着一张桌子，赞叹不绝。见袁承志等进来，孟伯飞忙抢上来谢道：“袁兄、夏兄送这样厚礼，兄弟如何克当？”袁承志道：“老前辈华诞，一点儿敬意，太过微薄。”

众人走近桌边，只见桌上光彩夺目，摆满了礼品，其中袁承志送的白玉八骏马，青青送的翡翠玉西瓜，尤其名贵。胡桂南送的珊瑚宝树也很抢眼。

孟伯飞对袁承志被推为七省盟主一事，本来颇为不快，但见他说话谦和，口口声声老前辈，送的又是这般珍贵非凡的异宝，足见对自己十分尊重，觉得这人年纪虽轻，行事果然不同，不觉生了一份好感，说话之间也客气得多了。

各路贺客拜过寿后，晚上寿翁大宴宾朋。盖孟尝富甲保定，素

来爱好交友，这天六十大寿，各处来的贺客竟有三千多人。孟伯飞揪须大乐，向各路英雄不停口的招呼道谢。大厅中开了七八十席。位望不高、辈份较低的宾客则在后厅入席。

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三人都给让在居中第一席上，孟伯飞在主位相陪。在第一席入座的还有老英雄鸳鸯胆张若谷、统兵驻防保定府的冯同知、永胜镖局的总镖头董开山，此外也都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群豪向寿翁敬过酒后，猜拳斗酒，甚是热闹。

饭酒正酣，一名家丁匆匆进来，捧着一个拜盒，走到孟铮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孟铮正陪客人饮酒，一听家丁说话，忙站起来，走到孟伯飞身旁，说道：“爹，你老人家真好大面子，神拳无敌归二爷夫妇，带了徒弟给您拜寿来啦。”孟伯飞一楞，道：“我跟归老二素来没交情啊！”揭开拜盒，见大红帖子上写着：“眷弟归辛树率门人敬贺”几个大字，另有小字注着“菲仪黄金十两”，帖子旁边放着一只十两重的金元宝。孟伯飞心下甚喜，向席上众宾说声：“失陪。”带了两个儿子出去迎客。

不多时，只见他满面春风，陪着归辛树夫妇、梅剑和、刘培生、孙仲君五人进来。归二娘手中抱着那个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孩子归钟。

袁承志早站在一旁，作了一揖，道：“二师哥、二师嫂，您两位好。”归辛树点点头道：“嗯，你也在这里。”归二娘哼了一声，却不理睬。袁承志道：“师哥师嫂请上座，我与剑和他们一起坐好啦。”孟伯飞听袁承志这般称呼，笑道：“好哇，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师哥撑腰，别说七省盟主，就是十四省盟主，也好当呀！”言下之意，似是说袁承志少年得意，当上七省盟主，全是仰仗师兄的大力。袁承志微微一笑，也不言语。

归辛树这些日子忙于为爱子觅药，尚不知泰山大会之事，愕然道：“什么盟主？”孟伯飞笑道：“我是随便说笑，归二哥不必介意。”当下请归氏夫妇在鸳鸯胆张老英雄下首坐了。众贺客均是豪杰之士，男女杂坐，并不分席。袁承志自与梅剑和等坐在一桌。程

青竹和沙天广却去和哑巴、青青同席。

归辛树与孟伯飞等互相敬酒。各人喝了三杯后，永胜镖局总镖头董开山站起身来，说道：“兄弟酒量不行，各位宽坐。兄弟到后面歇一下。”归辛树冷然道：“我们到处找董镖头不到，心想定在这里，果然不错。”董开山神色尴尬，说道：“兄弟跟归二爷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归二爷何必苦苦找我？”众人一听此言，都停杯不饮，望着二人。

孟伯飞笑道：“两位有什么过节，瞧兄弟这个小面子，让兄弟来排解排解。”说到排难解纷，于他实是生平至乐。董开山道：“在下久仰归二爷大名，一向是很敬重的，只是素不相识，不知何故一路追踪兄弟。”

孟伯飞一听，心中雪亮：“好啊，你们两人都不是诚心给老夫拜寿来着。原来一个是避难，一个是迫人。这姓董的既然瞧得起我，到了我屋里，总不能让他吃亏丢人。”于是对归辛树道：“归二爷有什么事，咱们过了今天慢慢再谈。大家是好朋友，总说得开。”

归辛树不善言辞，归二娘一指手中孩子，说道：“这是我们二爷三房独挑单传的儿子，眼见病得快死啦。想求董镖头开恩，赐几粒药丸，救了这孩子一条小命。我们夫妇永感大德。”孟伯飞道：“那是应该的。”转头对董开山道：“董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是归二爷这样的大英雄求你。什么药丸，快拿出来吧！你瞧这孩子确是病重。”董开山道：“这茯苓首乌丸倘若是兄弟自己的，只须归二爷一句话，兄弟早就双手奉上了。不过这是凤阳总督马大人进贡的贡品，着落永胜镖局送到京师。若有失闪，兄弟不能再在江湖上混饭吃，那也罢了，可是不免连身家性命也都难保，只好请归二爷高抬贵手。”

众人听了这话，都觉事在两难。冯同知一听是贡物，忙道：“贡物就是圣上的东西，哪一个大胆敢动？”归二娘道：“哼，就算是玉皇大帝的，这一次也只得动上一动了。”冯同知喝道：“好哇，